

清 清 山 泉 水

易祥茸

近几年,我们老家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家家都有自来水,有的还自家打了水井,以备突然停水救急。但是,这一带的人家几乎每隔几天就要进到雪峰山的里仁大峡谷里去,用水桶装回山泉,用于煮饭、炒菜、烧开水等。而且,还有人做起了“无本生意”:每天用电动三轮车把山泉水运到山外去卖,两元一桶,生意好得很,有时竟供不应求。

今年中元节前,我回了老家一趟。刚进家门,就听侄儿说:“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要去里仁大峡谷里打水,我们一起去。”汽车在水泥路上行驶,伴随在车旁的是清澈见底的潺潺溪水。一路风景用“溪水绕青山,风景美如画”来概括,一点也不夸张。进山大约四五里地了,路旁看到断断续续有停下来的车子,有人分别在好几个接水口用桶子接水。再往前开了半里地,侄儿的车子才在一处接水口停了下来:这是一片茂密森林下的一个小山谷的下端,有热心人在路边的坎上砌了一道水泥墙,墙上有两个孔,每个孔里塞进一根塑料管子,那清清的冰凉冰凉的泉水就是从管子里流出来的。

我们正准备接水,不巧来了一男一女两个揉凉粉的。看他们的年轻打扮和亲昵程度,我猜他们一定是两口子。他们麻利地在水管下将一个铝水桶洗干净,再装上半桶冰凉泉水,然后就使劲揉搓用医用纱布包着的一大把木瓜子。他们入神地揉搓了一阵,才歉意地笑了笑,让我们接水。过了好大一会儿,我们的水桶差不多都接满了,他们才将揉搓好的木瓜子从铝桶里提出来,然后用一个木盖将桶子盖好,放到泉水下,任泉水淅淅沥沥淋着铝桶。

“凉粉都揉搓好了,为什么还要到这里淋水呢?”我问。“放到凉水里冰着,它们才凝聚成块。”那个男的回答说。“要冰的话,你不可以在家里揉搓好,放进冰箱里不更省事吗?”我更疑惑了。“揉凉粉没有冰凉的水是成不了块的,况且这里的山泉水揉出来的凉粉柔顺嫩滑,口感更好些。”说着,年轻人轻轻地把铝桶从泉水下挪出来,揭开盖子一看,半桶透亮的、水晶般的凉粉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可惜这里没有黄砂糖,也没有醋,要不,你也来一碗尝尝?”年轻人很豪爽。“不,谢谢你,以后一定到你那里去品尝这山泉水揉搓出来的冰凉粉。”我连忙感谢年轻人的好意。

我们把装好山泉水的桶子装上车,准备往家里走的时候,突然有个女人开一辆三轮车从山里头出来,车上装有两个保温桶子。她一边开车,一边用喇叭喊:“‘神仙豆腐’,一块钱一碗,冰凉爽口……”我连忙叫停了车子,要去尝尝这神奇的“神仙豆腐”。我端着一碗碧绿如翡翠,还散发出阵阵清香的“豆腐”,顿时来了食欲,也让她给我们同来的每人都来一碗。先试一口,顿觉沁人心脾;再试一口,仿佛就进入了一个梦幻的清凉世界。

“这是什么制成的啊,这么好吃!”我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对方。“就是这山里的‘神仙树’上的叶子,洗干净了,放到这冰凉冰凉的山泉水里搓揉,然后再把叶子的渣滓滤出来,放到泉水里冰一会儿,‘神仙豆腐’就成块了。和揉冰凉粉的过程差不多,只是‘神仙豆腐’更有营养些。”卖豆腐的女人回答得非常平静。

“看来我能吃到这碗‘神仙豆腐’,全是这山泉水的功劳了。”我感叹。

告别“神仙豆腐”,我们开着车往回走,虽然大峡谷里比山外凉爽,但禁不住毒辣的太阳暴晒,水泥路面还是滚烫滚烫的。突然我发现山下的水潭处有人在洗澡,我也萌生了去泉水里清凉清凉的念头。泡在这既熟悉又陌生的泉水里,我的思绪飞快地回到了四五十年前。那时我是这个大峡谷的常客——因为隔三岔五就要进山砍柴。就这一片山岭,也禁不住庞大砍柴队伍的“修缮”,不久,这些山岭就变得光秃秃的了,莫说没泉水喝,就连连个手也要跑到很远的山下小溪里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经过近些年的生态建设,整个大峡谷、整个雪峰山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国度里。

我们开车悠然出了山口——带着清清凉凉的山泉水,带着满满的幸福感……

(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

聚焦党的二十大·强国复兴有我

邵阳日报社 主办
邵阳市医疗保障局 协办



云海 郑国华 摄

◆漫游湘西南

大东路古驿道寻踪

黄三丛

季秋的一个大晴天,我和友人李君去寻访一段古驿道,它坐落在洞口县黄桥镇潮水村山塘塘山坡上。我们走下公路,踏上田埂,行约五分钟,就见一条青石板路顺着山势攀爬而上,穿越在石崖下或草丛中,直到山塘坝基下。路面相对平坦,由整子雕凿过的片石镶嵌铺砌而成,几经岁月打磨、风雨剥蚀、人畜蹂躏,显得越发光洁平滑。路基宽窄视地势而定,逼仄处七十厘米左右,平缓处达一米多,牢固沉稳,没有一处崩塌剥离,历数百年沧桑反倒越发夯实,仿佛原本就是山体的一部分。

这就是以前武冈州大东路的一段,孑遗般隐逸在荒山丛林之中,得以让世人见证一段难忘的历史。昔日的大武冈除了辖现今的武冈市,还包括洞口县全域、隆回县、邵阳县的部分区域。隆回、邵阳这些区域都在武冈城东面,往返州城有水路和陆路,水路从紫阳河渡口沿资江湖流而上,经黄桥铺(今洞口县黄桥镇)过荆竹铺(今武冈市荆竹镇),到达州城济川渡口;陆路则主要是大东路和小东路。大东路的主体路段从黄桥铺往西,经马蹄街(今武冈市马坪乡)上荆竹铺,过石羊桥抵达州城……

农耕文明时代,这些羊肠般蜿蜒在田间村边、荒郊野岭的石板路,成为城乡交流、官民互动甚至州府上传下达的主要交通载体,号称驿道或官路。据老辈人说,大东路一年四季繁忙,务工的、经商的、行军的、肩挑背驮运输的、邮差信使跑腿的,各色人丁,应有尽有,以徒步出行的居多,也有骑马坐轿子的。偶尔还有政府官员出巡,坐一顶四椅轿子,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轰动一路。这条“通衢大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被公路替代,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一条曾经造福一方的石板路淡出人们的视野,有的被公路掩埋,有的被垦为耕地。山塘坳上这段,因地势陡峭,公路只能从对面平缓的山坡绕道,又因当地村民常年要上山耕管庄稼和林木,才得以幸存。

我和李君拾级而上,徐步而行,漫话着曾经在这面坡路上行走过的岁月。当年我们

主要是去黄桥铺街上卖柴禾、红薯和麦秆。从家里到街上,虽然只有十五里,可对于年少的我们来说,却称得上长途跋涉了,何况挑着担子爬这山塘坳,没有一身蛮力是很难胜任的。好在我们不乏男儿血性,少年时要为父母分担忧愁,成年后要支撑家庭,心目中并没有走不到的路,没有爬不上的坡。

李君说,他有一次挑着一担柴上街,掂量着至少要卖一块五毛的价。他不信“货到街上止,货到街上死”这句经商信条的邪,竟然一气之下挑着柴担道回府,争的就是“值价”这口气。就凭着这股精气神,当年的我们倔强的身影经常出没在这古道之上。我的目光在石板上、两旁的石壁和草木间逡巡,仿佛要寻觅出曾经在这里甩下过汗水的痕迹,希图辨认出脚趾头曾踏到的那块石棱。其时我们嫌草鞋或烂布鞋硌脚,索性打赤脚,骄阳下负重爬坡,往往一滴汗水摔八瓣,一不留神踢破脚趾,血流如注,钻心地痛。为了分散痛苦,反而蹦跶得更快。

爬上一段陡坡,来到马鞍形山坳平地上。这里曾经有座凉亭和伴着亭子的山神庙,庙门口的小水缸里盛着茶水,木叉上挂着个长柄竹勺。当年有句俗话说:“爬上山塘坳,担子轻一‘炮’(十斤)。”是说坐在亭子板凳上歇息一阵,喝上一勺凉茶,蓄足精力后继续赶路,自然会轻松很多。可如今凉亭、庙宇早已荡然无存,空地只有一摊油麻草在秋风中摇曳。

爬上山塘大坝,居高临下,右侧的古驿道和左边硬化水泥公路尽收眼底,耳畔犹响起数公里外高速公路上车流奔腾和铁轨上复兴号飞驰的声息,让人感受出古代交通和近代、现代交通多维叠现的画面。故地重游,我被勾起乡愁,却没有伤感,有的是释怀与欣慰。正如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道路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模式和气韵。人们是从逼仄、坎坷一步步走向康庄、平坦的,眼下这条古驿道,是交通史上的一枚勋章,而不是伤感的理由。

(黄三丛,武冈市退休教师)

(上接1版)

10月31日,由于连续劳累,加之没有睡好,凌晨4时我终于有点支撑不住了。醒来后我感到胸闷不适,呼吸困难,不能平卧。一直坐在窗前,大口呼气,怕惊醒吵到大家。一直忍到5时实在有点受不了了,我才与杨四元老师报告了自己的不适。通过一系列检查,还好我只是窦性心律不齐。大家看我生

病了,都很关心我。特别是杨四元老师,每天最后一个睡,最先一个起床,每天操心着队里的每一个人的安危。

逆行,只因心系人民安危;坚守,源于胸怀责任担当。也祝愿所有用实际行动守一方平安、护万家团圆的抗疫工作者健康平安!相信我们一定能早日战胜病毒,胜利就在前方!

(邵阳日报记者 陈红云 整理)

(上接2版)

自一人负责邵阳县特殊教育40多个残障及心理障碍孩子的核酸采样。她用温柔细心帮助孩子们克服恐惧,顺利完成采样。

10月31日上午,市红十字水上救援志愿者协会会长曾庆雄在转运抗疫物资时,得知和谐小区有一位患病的九旬老者需要就医,可是没有车辆接送。他主动请缨,完成物资转运后,驱车将行动不便的老人送至市中医院,待老人检查完毕后,又将其送回小区。

谢露玲是市红十字医院(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支援邵阳县抗疫队伍中的一员,独

自一人负责邵阳县特殊教育40多个残障及心理障碍孩子的核酸采样。她用温柔细心帮助孩子们克服恐惧,顺利完成采样。

红十字志愿者廖志祥在开展志愿服务时,得知有人情绪失控,及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北塔区红十字志愿者周良根帮助大祥区居民采购奶粉,并辗转送至其手中。“90后”小伙海旭克服疫情带来的困难,前往长沙市湘雅医院为白血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还有无数像他们一样平凡的红十字志愿者,为我市疫情防控贡献着红十字力量,用行动告诉群众:众志成城,抗疫必胜!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勤洗手 预防新冠肺炎



外出归来,口罩戴前摘后,餐前便后,接触公共设施或物品后等,请及时洗手。

中宣部宣教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 指导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制作